

# 组织学习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 记忆闸门又回到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了, 亲眼见证了

清水河县广播站党支部, 组织大家学习的情景。那 时条件艰苦,大家学习常

常在田间地头, 山坡野外 劳动休息的间隙。这是 1973年局长吴作相(前排

右三捧书者)组织全局员 工学习的真实记录。

文/高晓梅



## 故乡人

突然接到故乡的白桢大哥(左)的消息,说他准备给《清 水河文史》写一篇盆地青炼油厂的回忆文章,要我把30年前 办的《清水河新闻》报纸报道炼油厂的内容发给他,由此,我 们开始了30年前的回忆……这张照片是1988年我随父亲去 炼油厂采访为他们在清水河盆地青乡拍摄的留念。一晃30 年了,父亲也走了20年,怀望往事,仍历历在目。文/高晓梅

## 老照片征稿

白驹过隙,时光易老。用什么铭记那些远去的岁月?家 中箱底、墙上的旧照,人物的一颦一笑、服饰的一款一式、 场景的一什一物,无不写满光阴的故事……

分享是美好的。请把您珍贵的老照片以及老照片背后 的难忘故事寄给我们,让我们真切感知曾经的岁月,学会 反思,学会珍惜。

来稿请寄:lzp6635311@163.com,要求照片清晰、故事生 动(两三百字为好),写清拍摄时间、地点,务必注明投稿标题及 作者姓名、地址、电话以及作者本人的中国银行储蓄卡卡号。



这张照片是1958年下连当兵时拍摄的。

1958年,也是全军开展大练兵,全军各机关干部也都 纷纷响应,都踊跃要求下连去当兵。我当时刚从省军区调 往某团当参谋,我也顺应形势报了名,很快我的要求得到 了批准。

干部下连当兵首先要有思想准备,以列兵身份下到班 里与战士实行"五同",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下 连队前,我也有了思想准备。我原来是乡村小学的一名青 年教师,后报考了军校,在军校曾参加了半年多的强化军 事训练。

我下的这个连队驻地是一个新生采石场和工厂,监管 着数百名劳改犯人。由于劳改犯人在空旷的采石场工作, 流动频繁,所以警戒范围宽,岗哨分散,责任重大。战士值 勤的任务十分艰巨,有时一夜要轮值两班哨。本来班长想 照顾我刚来,一夜只值一班哨,可我听说战士们一夜值两 班哨后,便也强烈要求和战士们一样。班长被我说服后,只 有同意了。1951年,我参加了朝鲜战争,从朝鲜战场回国 后,我一直在机关工作,每夜都是睡的安稳觉。这猛一值夜 哨,还真有点叫人受不了,站着站着,眼皮就打架,我为了 不在值夜哨中打瞌睡,就向炊事班要了几个干尖椒,实在 困了,就抓个尖椒放在嘴里嚼,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睡意 也就赶跑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下连队3个月的期限到了,在离开连



队前夕,指导员亲自下到 班为我开欢送会,他说我 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战 士,为连队做了很多有益 的工作,在值勤和训练中 处处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实弹射击也是优秀射手, 希望回到机关后, 常到连 队看看,帮助指导工作。班 长代表全班送我一本精致 的纪念册,大家纷纷签名 留念,洋溢着深厚的战友 情谊。 文/尹



### 我娶了个"倒贴"媳妇

最近整理相册,这张拍摄于1979年5月见证我们爱 情的照片再次跃入我的眼帘,我忆起了被"倒贴"的往事。

我的爱情很有些戏剧性。我12岁那年冬天,家里 住了8里外芦家村的一帮河工,其中有个叫朱元武的 帅小伙,挖河晚归总让我陪他下象棋。一来二去,他说 我"聪明懂事",说等我长大给我说个媳妇,谁想,13年 后的1979年,他真给我说了个媳妇。当时我在部队当 兵,父亲就拿了姑娘的照片,夹信嘱咐我跟姑娘"见字 如面",不想,双方一见钟情。

两个多月后,我回家探亲,在朱元武家跟姑娘见 面了,原来朱元武是她的姐夫。这之前,姑娘到我家看 过,5间破屋住着父母和我仨兄弟,家境十分寒酸。而家境 富裕且当民办教师的她却不嫌弃。虽说我已是5年老兵, 可每月只有15元津贴,除买生活必需品外,还要寄回些贴 补家用,我根本买不起金戒指,便塞给她一条手绢儿作订 婚礼物。5月10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按老理儿,我得送她 彩礼钱,外带"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 机),可她啥也没要。却从娘家带来了被褥、柜子等嫁妆。 我表示歉意,她却说,这样节俭办婚事好,若为结婚欠下 债,以后还得咱们还。家里连我要结婚的被子都没有,结 婚那天,母亲借了两床被子,第二天就还给了人家。母 亲硬塞给我媳妇40元钱,要她做床被子。可我临回部 队,媳妇却将这笔钱给了我。1981年初我退伍了,到公 社当了每月有20元薪金的通讯员,而媳妇执意放弃民 办教师转正机会,来到我家照顾父母,耕种责任田。物 质贫乏的年代,爱情也受到制约,可遇到通情达理"倒 贴"的爱人,同样很幸福。 文/冉庆亮



### 父亲珍贵的照片

1985年10月我参军入伍,临去部队的时候,父亲 考虑我正在人民日报社函授新闻写作, 便给我花了 400多元买了"甘光"牌照相机让我带到了部队。

在部队4年,我给战友们拍了几百张照片。复员回到 地方后,我给亲朋好友和同事们拍了近千张照片。1996年 2月,父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是,给父亲举行葬礼 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正在我们着急的时 候,老姑拿出一张1988年他们兄妹俩的合影照。然后到照 相馆进行了翻拍,才有了父亲的一张遗像。

直到现在, 我还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 父 亲那么早就给我买了照相机,并且给别人无偿地拍了 数不清的照片,可怎么就没想到给父亲拍张照片呢? 哪怕就一张照片也好。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泪流满 面,后悔不已。 文/李桂连